

呂忠穆公文集序



文章功業兼美爲難臯瓏稷契伊傅周召  
都俞之辭顙聖之體列而爲經昭若日月  
固不可得而擬倫後世若諸葛武侯裴晉  
公李贄皇逮我

本朝富鄭公司馬溫公文章冠于一時功  
業著于萬世三代以還寥寥數千百載之  
間能兼全者惟此數人何其難耶蓋天命



有德賚茲良弼所以畀全美於斯人者豈徒然哉

大丞相忠穆呂公挺文武王佐之才年踰弱冠門下侍郎李清臣一見竒之曰公輔之器也異日立大功業非君而誰宣和末年舉朝建伐燕之議公獨抗疏條奏不可者五

徽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其後虜人變詐

百出

徽宗乃始感悟

建炎多難首倡勤

王之師英風勁節足以激義氣而擣雄心斷鼉取日之功亘古罕輩出入將相再造王家勳烈盛大固已紀太常銘鐘鼎回視前數公直齊驅而並駕矣至於文詞卓然自成一家若夫嘉謨讜論凜凜如存又將



與前數公無媿嗜非得天地之全鍾河山  
之秀疇克爾耶公歿逮今三十餘年內而  
中國外而四夷猶且想像儀刑樂稱而喜  
頌之公季子摺能世其家

上所褒擢將漕

畿甸哀集公生平所爲文集十五卷勤

王記家傳逢辰記遺事五卷進于

上且表傳于世

上可其請退而屬粹中叙其首帙辭之不

獲粹中東州晚出泰在鄉曲耳目所接知

之爲詳公之功業顯顯在人備于

國史茲不復縷陳姑述其大槩云爾

改元歲在甲午六月 日奉議郎

吏部侍郎趙粹中謹叙



呂忠穆公奏議卷之一

十二世孫呂清



臣願浩准尚書吏部牒備坐尚書省有劄  
子臣僚上言邊事乞大詢衆庶奉 聖  
旨行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  
奏仍限五日者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  
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  
德格于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



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  
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  
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騫而不足  
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騫不足之時  
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  
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夷狄情偽與夫  
戰陣之畧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  
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

臣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  
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筭三曰料彼  
已四曰選將材五曰明斥候六曰訓疆  
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曰控浮  
橋十曰審形勢謹條具如後

一曰收民心

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  
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



悅服雖有項氏之疆而終爲所擒唐德宗  
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疆寇所恃者人  
心未去故李能誅彊暴而復社稷陛下  
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  
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之  
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  
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德大名府  
州境內環地數千里

今虜騎漸迫京東州郡若民心畏懼一有  
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亭等州  
望風而下則不可支梧矣伏望陛下  
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已  
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  
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  
及鄉村人戶避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  
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



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近使之周知所有  
逐州軍軍糧却今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  
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  
業不曾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  
自古夷狄不善攻城惟金人慄勇堅悍輕  
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大寇縱  
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盡挈其家屬牛畜  
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

得倍廣伏望 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  
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  
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  
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入陂  
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爲魚肉爲此一路之  
民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  
洛陽不可守退守河陽之寺延見民被賊退  
係河陽奉獲大獲巨所願收民心者此也



二曰定廟筭

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漶魏之郊祈請之使  
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  
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  
詢羣策廼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  
多言彊弱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願  
鑿與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必爲之但  
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

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筭

之符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  
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躬有天命

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殘忍貪暴逆天殄  
物安知我之弱不爲強彼之強不遂弱耶  
昔韓信論項氏以謂其強易弱與此相類  
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議定廟筭陰爲過  
江之備而大爲拒戰之資申敕主將修武



備講陣法訓強弩料彼已明斥堠以竅夾  
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光武之  
略以謂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  
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  
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跌臣  
願定廟筭者此也

三曰料彼已

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已知彼而不知已  
必敗知已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  
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  
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已亦未嘗  
講究彼已之長短也臣頃在廊延環慶路  
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  
衄如今日之甚者蓋廊延環慶皆山險之  
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麻姑  
絕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



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川奇可以掩擊為將者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山西州軍及燕薊諸處皆有國時擇美水草項禁人耕墾畱以麥入澱之後馬不食料馬虜人謂之馬入澱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澱之際

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略曰以一月之糧興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酷熱不可忍不顧性命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所不利此



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是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涇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已未有出是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長，繫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責知彼知已者，此也。

#### 四曰選將材

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強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強。譬



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  
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寧所謂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  
哉今強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爲急臣願  
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  
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  
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  
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

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  
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  
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  
用命者鮮矣嘗觀 太祖 太宗皇帝駕  
馭將帥嘗今有歎然不滿之意如曹彬下  
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進守  
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  
其飢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



巨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寇此  
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  
此也

五曰明斥埃

臣契勘虜人用兵無斥埃軍無行伍止是  
選擇強壯有物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  
人爲一隊齎弓箭及手刀

不帶  
衣甲

前去探事

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

中國諸軍自來斥埃不明萬一胡馬南牧  
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爲  
二十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  
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前來逐人  
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  
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之行若飄風驟雨  
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  
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



塞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強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今治舟楫絞解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六曰訓強弩

臣嘗攷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水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虜人通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回掩為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夷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強弩今欲



御騎兵捨彊弩將安用哉是錯曰上下山  
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  
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  
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  
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  
之外韓率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  
臂洞脅近者鏑奔心又曰以韓之率披堅  
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

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年

間環慶路築大砦良和節中將前軍堯叟

前比精者號磨貳比精一領鐵騎萬餘人前

來奔衝師中下馬馳擊以彊弩射之乃退

雖相持數日不敗五軍中必有老將見此

事者宣和四年久矣

精銳來寇霸州大

用河北第六第八



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爲第十五將可召而問也日近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爲將者不知強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爲軍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彊弩並發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卻敵人旣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爲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強弩者此也

七曰分器甲



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

謂如兩丁

點一丁之類

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

逐環甲胄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脩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

石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挽兩石弩

者或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及與短兵

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歎哉昔

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

甲不堅密與袒楊同射不及遠與短兵同

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

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

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



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

怯而畏戰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非特

此也夷人軍行有車乘牛畜多係三五十人共一車

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

無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

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

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

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

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曰備水戰

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

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虜

人志在劫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

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

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

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



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  
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荆南  
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  
可不預為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  
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  
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  
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鬪艦  
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

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  
所謂蒙衝鬪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大江  
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  
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  
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  
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  
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  
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鷗或曰游艇臣



又嘗於雒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 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 九曰控浮橋

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雖領精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



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舩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 聖慈詳酌委官密竊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權暫解拆其浮橋脚舩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却以舟舩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淮備緩急焚蕪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伴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

十日審形勢

臣仰惟 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



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  
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旣渡淮矣又不能  
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  
扼則虜騎亦須逼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  
徇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  
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備江之  
計矣臣願 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  
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全

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揚

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  
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  
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  
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孽兩  
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  
府花廳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  
以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



胡塵所向大將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  
爲一陣使人自爲戰若非據淮阻險以決  
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  
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  
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顛沛  
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  
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  
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別有陣圖可  
攷昔漢高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羽其心無  
之且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  
不厚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  
平原廣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  
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  
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  
止以竢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



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

嘗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兩賊間，不憂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於兩賊間而夾准之戰，在吾境內有糧草，有地利，我爲主，彼爲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爪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晏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徽何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



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歎長軍世宗休軍  
潞州斬樊徽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  
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  
究觀金人之勢力若二三月間不寇淮甸則  
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  
臣所願審形勢者此也

呂忠穆公奏議卷之一終

忠穆公奏議卷之二

十二世孫

臣今月十七日准入內內侍出遞一金  
字牌降付臣詔書一道臣已望闕祇  
受外臣仰惟陛下聖德日躋春諤天  
縱方逆臣作亂唱導狄人侵犯淮甸之  
初奮發獨斷親御六飛巡幸近邊號令  
諸將上下用命屢奏奇功遂使黠虜退



兵生靈按堵凡所謂善後之策固不能  
逃於聖筭矣尙且發德音下明詔俯詢  
舊弼問以方略仰見 陛下盛德謙冲  
將屈群策以圖中興之大業也臣雖老  
且病然荷 陛下非常之眷懷天地莫  
報之恩輒以所見析爲十事凡今攻戰  
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具  
在十事內雖智識寒淺無所取材然臣  
生長西北兩邊出入行陣踰二紀五聞  
目見粗爲習熟謹繕寫進呈所冀螢燭  
末光增輝日月冒瀆天聰臣無任兢皇  
戰懼激切之至

一論用兵之策

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官歲久目覩金  
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默次年和次  
年復戰而我主天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



仰惟 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  
生靈之荼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已祈請講  
和以紓父兄之阨以救生民之命而虜性  
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跨四年矣歲  
歲舉兵侵犯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而移  
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惡相濟其  
志豈小哉今幸狄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  
月間必值箭於虜中金人五月間傳箭於  
國中今鄉民備戰八

月點 集 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梧賦

歛終至財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況不

用兵則 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

和議事勢謂大江之南不可保守縱能保守不過此一隅爾 復僞齊資糧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廢

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

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

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

紿之而我急為備出其不意乘其北伐伐



一事開此用兵之利也  
具在後

### 二論彼此形勢

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我主天祚  
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  
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  
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  
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女真於宣和四年女  
真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之

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原勢  
愈猖蹶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粘罕  
也爲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孛董蕭三大  
師高慶裔王蒞張愿恭之徒是也爲之將  
帥者韓侂不蟾自國王余覲妻宿孛董三  
太子四太子撻辣郎君之徒是也謀無不  
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天會三  
方盛彼之勢可謂彊矣然粘罕之性好殺



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

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

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臣在宣和七年十一月

于虜賊次年二月得歸朝廷在賊中時

其虜衆每夜嗟歎皆云與契丹交兵十年

不得歸今又向南去又虜性嗜殺將兵所

不知何時可到家鄉至族其疆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道

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

幹離不余覩瞻目國王婁宿字董皆已死

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

女玉帛充牣于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

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

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

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

來 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

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臣竊料劉光世

沂中下兵數約二十萬人除韓世忠張俊楊

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人



陛下聖性精於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

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邪財用修造器甲今

器械略備矣夷狄之兵自來以全裝衣甲

後夤心副膺有皮笠子而無堽蓋故怯戰

臣在河北嘗觀太宗皇帝於北京武庫

排架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裝今兵

日皆不堪用邴濬之敗恐由軍器不全

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

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虜於鎮

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

去年虜人初到淮南世忠首挫賊鋒諸將

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

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

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

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

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

少緩哉  
三論舉兵之時



臣在河北陝西緣邊備見虜人風俗每於

逐年四月初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

號曰入激

激乃不耕之地  
去處其地虛曠宜馬

水草入激之

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激飼以

麥豆準備戰鬪又虜人所長者在此矢之

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

至今凡夷虜犯邊未嘗出於盛暑之時歷

代將帥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嘗獻言

于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

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

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

意外一舉無遺類矣嗚呼世稱杜牧知兵

善論事豈虛言哉臣於紹興二年十一月

初八日嘗鋪引杜牧之論具劄子奏陳次

日進呈之際蒙聖諭以爲夏月舉兵乃周

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



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虜酋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矣然則和議豈可憑信在我之計豈可但已縱令今年秋末復爲邊患臣願陛下奮發春斷采此機會有不可失之時密與大臣決策定議陰敕大將速爲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趨汴之計供餉之方招懷之略臣一一條陳於後伏望 睿明深思熟計廣詢博訪施行乞賜 睿察

#### 四論分道進兵之策

臣本東北人自中原陷賊以來傳聞京西路殘破爲甚京畿次之惟京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按堵如舊然苦於劉豫苛虐思望 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僣望之



深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  
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以收人心慰民望  
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  
乞於即今所有戰兵數內差撥五萬人選  
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其糧  
運開具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  
州爲應援又別選大將一員統舟師二萬  
人由明州趁今年四月內便風泛海前去

攻沂密至青密州到濰州陸路一百  
州到青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夕所至必望

風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  
以張聲勢此兵不可深入以糧運艱阻但  
時遣奇兵渡淮擣順昌府陳州則京西北  
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敕大將所至  
不得殺人不得劫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  
蠲除劉豫什一之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



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  
逐處豪傑爲衆推伏者主管事務七八月  
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已於去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  
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  
南必先爲我有者蓋謂是也乞賜 睿察  
五論運糧供軍事

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  
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  
海道越沂密州兵二萬人每日支米二  
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碩一月合支  
米一萬二千碩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  
一月之糧令海船附帶前去到密州板橋  
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密州界鄉民  
不曾廢耕種  
米糧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  
易得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此項



人馬不患乏糧也

臣嘗任蔡河發自承楚州運糧至秦州城門

下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

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齋十日之糧至

有糧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揀選淨米五萬

碩前期運至泗州准備諸軍附帶入界

兼准

備應副為聲援軍二萬人食

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

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救大將軍兵所至

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吊伐除糧食必

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

財物劫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

王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准備

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紹興二年臣在政

府日已定計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論

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

法不可不行合具奏知

六論大兵進發日乞

聖駕駐蹕



鎮江府事

臣於建炎四年春末 車駕在紹興府日  
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  
截住虜酋四太子人馬未得濟渡乞 車  
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虜  
酋及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伏雷霆之勢  
車駕所至自可以聳動人心銷弭羣慝此  
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 臣罷左僕射  
告詞云下吳

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請  
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議 去歲秋末虜騎

初到淮甸 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

大駕進幸平江諸將同敢退縮斬獲既衆

虜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 聖衷

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攷五代

時邪律氏方彊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

遼疆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

位慨然有攘狄之心親統諸軍巡行塞上



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

而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

瓦橋關乃雄州高陽關乃

河間府益津關乃霸州歐陽脩撰五代史云世宗英

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彊弱較彼我非明

於決勝者孰能至哉伏望 睿明深思熟

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乞時暫移蹕權駐鎮

江府訓飭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

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

風沐雨躬臨行陣況 陛下天資聖武精

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乞賜 睿察

### 七論經理淮甸

臣契勘淮兩東西路平原廣野皆天下之

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殘破之後戶民稀

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因金人蹂踐

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

緩也夫搃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



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欲望 聖慈

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

州壽春府今治壽春縣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

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

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

比至防秋場圃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

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訓敕令講求

羊祜治襄陽之故事踵行之其通秦州產

鹽地分尤宜選任能吏收其息以助軍興

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攷權貨務

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得一千四五百

萬貫浙東西歲收七八百萬貫戶部勘

當便見昔年所收實數蓋過秦州產鹽

浩瀚倍如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

守臣乎或曰虜酋若犯邊文臣豈可委臣

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武臣廷序等



守承楚泗州矣金人相近望風遁去大率  
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備若小小寇盜  
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官  
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事體  
輕重而圖之緩懷之略自此者始此其要  
也乞賜 睿察

八論機會不可失事

臣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後

三十年每出兵集於邊境各相坐視自全

人猖蹶以力不敵者皆歸罪於邊將奔

奔者是豈人之力不敵乎我之兵不精

耳故自以爲力不敵金人一舉而圍汴

京再舉而圍汴亦款又再舉而犯揚州又再

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

廷深究其弊而軍政備器械又虜人過江

之時戰士皆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



迎敵則金人豈復能彊梁橫行如往年哉  
以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  
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九月  
賊犯淮甸我師累捷虜寇頓兵百餘日師  
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  
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慢如此之甚今  
王師已振虜衆向襄若不發兵攻擊則終  
無討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

益於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祖入關約法  
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雖以  
其地析爲三秦徙高祖於漢中然關中之  
地終爲漢有因之以取天下況此舉必可  
以擒劉麟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  
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  
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  
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



四海之事力而戶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

五萬貫臣是時任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

會計戶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

退以來切料戶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臣

攷每月支用十分中夫養兵二十萬不能

北向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可支梧豈不

寒心哉況中原之人彊悍壯實東南之人

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

消磨既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

死為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睿察

九論舟楫之利

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夷

狄之長技三未嘗不歎服錯之知兵也以

今日論之虜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

家駐驛東南當以舟楫取勝蓋舟楫者非

虜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棄而不用



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  
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  
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  
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北方  
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  
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  
有覆溺之患今者國家與虜人相持之際  
天以舟楫之利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  
其捨諸臣自少壯時過走兩浙京東河北  
及虜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可往去處是  
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偽齊京東諸郡

密維

登萊青州皆海道地分自來客河北諸郡  
旅載南貨至密州衣橋鎮下卸河北諸郡  
濱滄州乃海道地分及虜中諸郡契丹營  
自來商旅販鹽行徑及虜中諸郡契丹營  
分唐太宗伐高麗自營州登船昨趙良嗣  
馬政初使女真特徑由此道至女真國蘇  
州界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  
出陸

下先補船主梢工一官

非承信依臣所論



齊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京東河北界邊

東海岸邊有居民市井既齊一月仍選差糧食到京東界則所在皆有糧

會在京東界與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

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東界不肯臣劉

豫之人在海山間聚眾屢與豫賊相抗可

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

人於青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

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鋪兵士後來為

兵官嘗屠戮虜人畱在青州亦喜之

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詳將下見管人

兵之數遙計崔邦弼下有兵約三千人王

進下約二千人范温初到時有兵六千人

後來併入中軍或汰往諸州軍克廟軍若

盡行剗刷歸范温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

人矣又於諸軍中補足二萬人之數遣行

所至去處遇偽齊海船可用者即留之其



不可用者即焚之趁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虜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夫此行在我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乞賜 睿察

十論并謀獨斷事

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晉武帝欲伐吳羣臣以謂不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

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合一舉而擒吳元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方虜人退兵之際首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相臣料六人者或以謂當用兵或以謂不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謂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謂



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人人所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攷已然之事斟酌今日之勢孰利孰害孰緩孰急是非可否在 聖主獨斷而已臣事 陛下之入將相踰五年平日嘗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 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陝賊兵紹興三年春臣與朱勝非孟康等已定計北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堯高公繪

自粘罕處奉使回恐害和議其事中輟今

又二年矣夫虜性反復金或先狡謂其操

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 陛下屈已極

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

大爲之備秋冬間若本國別無牽制必舉

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

可苟時暫之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

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參訂禁從博訪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  
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賦畝間安陳  
所見不中事機惟 陛下赦其萬死乞賜  
睿察

貼黃

臣契勘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  
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說  
膠擾會無一定之論伏親自建炎元年

至今前後所遣使命差宇文虛中王倫  
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夬張  
邵輩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  
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  
良臣相繼入國竊料虜人國書必無呆  
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欲款我爾伏  
望 聖明深賜洞察祈請十年略無顯  
効斟量和議可成或不可成如和議可



成則臣乞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  
和議決不可成則臣衰愚之言或可備  
收採謹具奏知

又貼黃

臣恐今日士論或以謂金人纔退我國  
家事力未全財用未充未能大舉臣曰  
不然若吝惜用兵之費則秋冬間虜騎  
必再來所費愈不貲矣況此舉乃因糧  
之策無大費哉今將兵閑坐糜費錢糧  
與舉兵北去所費均也但少有飛輓之  
勞亦謹具奏知

呂忠穆公奏議卷之二終



呂忠穆公奏議卷之三

十二世孫呂清校刊

論車駕乘馬事

臣昨日當自奏事仰蒙 聖諭朕欲親幸  
軍營按視諸將教習陣隊而前此宰執力  
陳不可近日自杭州舟行到常州緣諸軍  
陸路不易途登岸乘馬欲與衆人同艱辛  
而范滂又以爲不可緣此鬱鬱臣仰聞



聖言不覺感歎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定之時馬上治之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生尚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也昔周武王師踰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載於經籍未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往來於棘門灞上緹柳營勞軍以今觀之自咸陽東南西漢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須三兩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爲非唐太宗躬擐甲胄平定禍亂如榆窠園之役與單雄信親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先登率史大柰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遂擒竇建德此皆聖人英武之略但陛下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履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橐鞬若



按視軍營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臣願  
陛下以剛斷爲心以神武爲事勿拘俗儒  
之論自爲鬱鬱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幸甚

貼黃

臣按唐宰相姚崇傳先天二年明皇講  
武于新豐召宗至帝方獵于渭濱召見  
問曰公知獵乎崇曰臣少所習也帝與  
俱馳逐緩速如旨帝喜甚乃咨天下事  
衮衮不知倦翌日遂拜相臣少時仕宦  
多在西北緣邊從事於鞍馬間今老矣  
尚能勉強議者或以臣爲非臣亦不恤也

論航海事

臣累日以探報如此未知避就之計昨夕  
偶得航海之說逮曉而從班汪藻等就漏  
舍見臣具道昨日已奏且乞駐蹕越州藻  
等再思之越州駐蹕雖緩急可趨温台然



必爲虜人所襲今從班臣僚已議定決幸  
平江今若於崑山縣列海船數伯隻齎糧  
在船內可載三二萬兵急則登舟雖虜百  
萬莫能睥睨矣又戰士各有家以固其心  
南則泝流可至上江東則放流可至海上  
北使狄人莫能窺我此乃天贊 聖德之  
功唯速行爲便伏望 畱神省察

### 論空名告勅事

臣前任江淮兩浙制置使日緣李安奏乞  
降空名官告勅劄曾蒙朝廷降下付臣契  
勘臣三十年前曾在陝西鄜延環慶等路  
每見出師用兵成功則賞敗事則罰罕曾  
給降空名官告勅劄自童貫開邊後來統  
制官乘 國家多事每遇出兵過有要求  
多乞空名告劄軍前書填與親舊伎術無  
功之人致名器太輕無以激勸赴功力戰



之士今乞將所降空名勅告等更不給降  
若實有功績之人即具姓名保奏乞從朝  
廷推恩庶革僥冒豈勝幸甚

乞巡幸浙西及措置潰兵

臣累日來以浙西潰散人兵頭項尚多恐  
殘害諸州及妨農務夙夜思慮寢食幾廢  
昨日與執政共奏乞差重臣提兵前去撫  
定者蓋謂此也今有一事望 陛下力行

之庶幾克濟大業臣願 陛下到越州少

歇數日留六宮百司在越州以近臣一員  
及兵官一員主越州雲務 陛下親率辛

永宗張俊等諸軍由陸路前去鎮江府撫  
定浙西號令江淮如此則諸頭項潰兵自  
然斂衽待命矣蓋車駕所至威聲氣焰自  
可以籠服人心故也昔漢高祖唐太宗取  
天下豈嘗一日寧居黥布作亂是時謀臣



猛將固不乏人然高祖不憚親征太宗曰  
吾經營天下所至處買飯而食儼舍而宿  
是也 陛下便鞍馬精馳射蓋天之所授  
將以撥亂安忍燕處清閒坐廢白日乎臣  
侵尋老境常恐功業不成抱恨泯滅伏望  
聖慈詢謀近臣察其可否然後奮發  
睿斷施行

乞畱直筆兼管內侍省事

臣早來奏事恭稟 聖訓 聖訓六宮  
行六宮合留行在人數親承 聖訓六宮  
並隨 太后行此中更不畱人臣尋奏記  
得臣知揚州日親奉 御筆內尚書省直  
筆畱一半在南京一半於揚州州治安下  
今若不畱直筆之類即內省職事今何人  
掌管蒙 聖訓欲令內臣權管臣即時已  
奏今內侍權管內省職事深屬不便臣即



至都堂與執政商議此事有合奏陳者  
陛下以 隆祐太后及 先朝房院人數  
稍多痛懲二月間倉卒之禍遂先遣行誠  
得策也然日近議者多以謂 陛下雖有  
固守建康之詔而陰爲避寇之計如曾楙  
尚疑之況無知之民乎今不量分嬪御留  
行在則民心不固流言紛紛此不可一也  
兼內宰之職自成周有之董正女御之屬  
今內尚書掌批出四方奏事人隨時處分  
亦自古設官之制官其峻深與外人不相  
見故號令嚴謹若今內臣雜管深恐不密  
亦恐不可開端此不可二也伏望 聖慈  
詳酌少留六官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內  
尚書直筆在此以嚴命令乞賜 睿察

論察言

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係人主設施之



當否而其大要尤在於察言蓋大僞之言  
似乎大真大姦之言似乎大忠苟人主不  
能察則是非善惡莫知道從姦言有時而  
用矣昔鄴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張良  
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  
太宗不從而從魏證仁義之言此二帝所  
以終能摧勅敵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  
者帝王之盛德至于察言者明主之英斷  
也臣嘗觀靖康之初淵聖皇帝鑒宣和  
開塗蔽之患故大開言路是時臺官得言  
宰諫官得言事六察官亦得言事侍從官  
侍言事下至士庶皆得實封言事又或士  
民率衆伏闕言事議論紛紛何暇察其言  
之是非哉不知避狄誤二聖北遷者群  
言鼓惑之罪也去年冬末金人分三路追  
襲車駕是時廷臣皆以航海爲非惟



陛下英明獨斷必爲海道之行至於今日  
怙然無虞萬一今歲虜人不渡江則是天  
地神明相祐 陛下使我休息歲餘得爲  
備禦之計也夫難得而易失者天之時難  
成而易敗者人之功臣願 陛下愛惜分  
陰汲汲圖之摠攬羣策而察其言之是非  
凡人之言其利害成敗有益於興衰撥亂  
者必從之不然不從也凡人之才智略謀  
慮有益於興衰撥亂者必用之不然不用  
也廟堂近臣所獻計策參照已行之事驗  
其言之是非則人不難知矣夫一夫獻謀  
百夫聚而非之則其謀必不得伸也一夫  
欲行百夫起而沮之則其事必不行也昔  
陳蕃有言曰成敗之機在察言臣屢以此  
說獻 陛下伏願 畱神省察  
論黜浮薄之士



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潘斐差充川陝宣諭  
官李愿下幹辦公事面奉 聖訓今說與  
李愿潘斐比因上殿觀其爲人頗輕浮不  
可全信此行祇以斐久在西方知川陝人  
意備詢問爾夫潘斐臣素不識之但曾召  
至都堂觀其爲人有口辯善談論然舉止  
輕儇議論捍闔政如 聖訓臣與宰執退  
而仰歎 睿照精明以此推之入之才否  
忠佞豈能少逃於 聖鑒臣嘗觀自古立  
功立事之人皆剛毅木訥重厚寡言其輕  
儇辯捷之人聽其言雖可喜使之臨事非  
惟鮮克有濟亦往往至于敗事故自古聽  
言之際尤不敢忽昔張釋之對漢文帝以  
謂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  
夫喋喋利口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  
天下風靡不可不察釋之之論是矣唐德



宗寵任裴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延齡處之不疑德宗雖頗知其詭譎但以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韋渠牟形神浮躁有口辯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唐政不綱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陛下日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趣向而用之庶幾所進擢者皆重厚沉毅之人而退黜輕佻浮薄之士使小人不得間君子則可以立功立事協濟中興之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乞定駐蹕之地

臣契勘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扣淮三年正月遂直犯揚州去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蕭愿中引兵扣江今復稍退此皆天佑本朝聖德昭格之所



致也夫虜人今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  
措手矣將以創中興之業伏願 陛下發  
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  
蹕之地榜者會之要使號令多通於川陝  
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  
速發大兵一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  
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  
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但  
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  
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  
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  
搖青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  
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 宋未  
浪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  
之業可覲也若不速爲之邊巡過春夏則  
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



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  
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  
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 聖慈考漢  
高祖馬上治之之跡去唐太宗櫛風沐雨  
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在西北二邊出  
入行陣二十餘年今者年踰六十近在軍  
中頓<sup>磁</sup>見筋力衰憊非復昔時之矍<sup>壯</sup>也日  
望 陛下賜骸骨而歸所幸未填溝壑之

前一見中興之業爾乞賜 睿察

論乞於邕州置買馬司

臣世爲北人聞諸宿將皆曰平原淺草可  
前可卻乃用騎之地騎兵之一可禦步兵  
之十山林川澤出入險阻乃用步之地步  
兵之一可禦騎兵之十自金人南牧以來  
中原之兵與金人相持未交鋒而輒奔潰  
者以平原曠野虜人騎兵衆而中國騎兵



少故也昔馬伏波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因表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遂鑄銅馬式於魯班門外號曰金馬門又西漢元狩年以後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故也恭惟 陛下臨御以來留意馬政然關陝諸州半陷戎虜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戰馬難到行在惟廣西一路與西南諸蕃接連密邇黎雅等州日近綱馬節次到來諸軍頗以謂堪借出入行陣欲望明旨有司於邕州置買馬司差有夙方臣僚一員充提舉官收買綱馬契勘四川秦鳳路 祖宗以來以茶易馬故川路各有茶馬司竊聞西南諸蕃貴重中國絹帛每歲不惜十萬緡可以買馬數千匹今欲禦捍疆敵經理中原較量輕重十萬緡亦可較那所有起廢綱馬事乞命有司採訪秦鳳



路茶馬條法參酌施行

論邊防機事

臣歷官 四朝蒙 國厚恩仰荷 陛下

眷遇之深雖糜骨粉身無以論報臣自聞  
豫賊與虜人犯邊以來緣不知探報之詳  
無由條具備禦之計而數日來收宰相趙  
鼎書云虜騎尚留淮甸詐不可測又得右  
丞相劉辰及一二掌兵官書云將士之

心皆願悉兵過江與虜人接戰緣事關利  
害輒有愚見冒昧塵述夫王師纔渡江便  
有大禍福何以言之蓋淮南之地虜之騎  
兵可前可却而我師易進難退不可不審  
也竊料虜人二三月間糧盡必勢窘何以  
知之蓋京西及徐亳諸郡全未有耕鑿糧  
運所出自來止藉東平濟南府及淄青德  
博等數州而已今偽齊漕運由北清河泝



流至濟州山口鎮上水約自山口鎮入黃

千里

河經由徐州淮陽軍轉漕入淮極為艱阻

兼黃河自來難行舟船則齊人所儲糧食必不廣數年以來劉豫父子雖於南京淮陽軍陳穎數州積聚資儲然供擬虜軍今已數月非久軍食必盡糧食既盡必謀退去但明遣探報俟其欲退分遣精銳追襲奄擊必獲大捷兵法所謂料兵筭食古之

善為將者常以兵食為第一不知兵食之策而欲首領於常法不知其為大入幸境此天下之明也願陛下於此深察之時虜人弓健馬壯之際且欲借大將守江岸俟其糧盡欲退併力追擊此萬全之策也全人大官如去宿衛自區區將高不皆已物故又次南來守地亦不可不太子臣在燕山五日聞之捷報有誤而臣取四



太子乏謀而處勇然因太子所統部曲比  
之捷辣極矣且精銳四太子所自尤宜隄  
防也臣竊竊之情不勝憂憤之至仰乞

照察

再論邊防機事

臣契勘禦賊之計臣已條具其略臣所謂  
王師繞過江便有大禍福者蓋用兵之法  
要在知彼知此金人因大遼及中國太平  
日久民不知戰遂致猖獗又夷狄之性惟  
知附彊昨金人既得志於北地諸羌附之  
乃驅率諸國人民使之先登冒犯鋒鏑何  
嘗有愛惜兵民之意哉 國家自渡江之  
後數年以來 陛下宵衣旰食竭力養兵  
近方聚得戰兵十五萬器甲粗足豈可容  
易渡江與不顧危亡之虜決一旦之勝負  
哉自有萬全之策望 陛下熟計之今已



歲盡但乞謹守長江俟來年虜人欲退之時須明遣探報選差大將揀擇精銳急急追襲若乘勝可前引兵至南京亳州界以撼汴京則劉豫父子必震恐北走惟不可殺人不可劫掠續觀虜賊相去遠近若王師尚可北去即長驅至汴京既到汴京選差土豪守之來年七月間我乃班師過淮以待次年再出兵法所謂彼出我入我出不過三數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南必先爲我有矣臣所謂萬全之策漢高祖所謂吾寧鬪智不能鬪力者此也臣年老衰病識見蹇淺憂國之心不能自己乞賜睿察

論乞移蹕平江府

臣有迫切之懇久欲仰冒天聰然朝夕思念深懼輕瀆冕旒之聽是以踟躕累



旬未敢陳述欲隱忍不言復恐懷情不盡  
上誤 國事身爲舊弼仰荷 陛下恩遇  
之深旣有所見豈敢緘默不言臣竊見今  
年二月間移蹕建康與諸大將兵屯去處  
相近指麾號令事勢順便漸圖中原此上  
策也然自三月至八月虜僞之兵弓弱馬  
瘦之際旣未能舉事今已秋深矣虜僞騎  
兵得志之秋不可不嚴爲隄備惟建康之  
爲郡與僞境相去密邇虜人用兵能避實  
擊虛旣知韓世忠與張俊兩軍人馬精銳  
分屯楚泗兩州必引兵西去由上流渡江  
胡人騎兵所向如飄風驟雨之來朝發太  
平州上下州軍午未之間已馳至建康斥  
堠探報安可及哉萬一奔衝兵馬蹂踐倉  
卒顛沛又如揚州時不可不防也伏望  
聖慈爲宗廟社稷計長慮却顧天下幸甚



且陛下近降指揮改駐驛爲巡幸法漢高祖唐太宗之事願明詔大臣孰議於九月下旬且移蹕平江前倚陂湖沮洳之險背負松江長橋之阻緩急不至狼狽進退不至倉遑候來春復幸建康乃萬舉萬全之計乘輿永無後患之策也臣頃在河北與金人相持累年孰知其情大槩善示弱善設伏若近日別無警報此尤不可不慮安危之機國之大事仰冀聖明深賜洞察臣昨於建炎三年蒙陛下擢任左僕射是年四月扈蹕往建康至八月下旬懇告陛下巡幸浙東仰蒙聖慈浩然開納進幸溫台等州是年金人渡江聖駕往來迄無驚擾之患前事未遠龜鑑昭昭雖虜僞之兵未必扣江然在我之計思患預防不得不然也臣衰病餘生常恨無以



報國輒貢芻蕘之言仰祈 天造實其萬  
死臣無任激切之至

乞依舊宮觀

臣聞秦穆公作誓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楚莊王謂熊鸞曰先生老矣而鸞自言以  
臣入山林逐麋鹿則臣誠老若使坐而策  
事則臣尚少昔人所以獨取老者之謀而  
又謂老者不以筋力爲事蓋以其歷年久  
更事多世間變故人事情僞盡能知之而  
驅馳蒙犯非所克堪也臣昨蒙 聖恩閔  
其衰病退就閑散以終餘齡而臣年將七  
十坐以待盡自意此生不復瞻望天日之  
光矣又況無謀可詢無事能策豈謂  
眷慈記憐舊物宸翰屢頒使人促召而臣  
卧病日久皮骨僅存氣息奄奄全不入食  
形骸支離久立則仆實已不可支梧再念



臣平生喜於鞍馬不畏霜露軍旅錢穀之  
徧歷險阻艱難之備嘗今以老疾氣血既  
衰筋力憊矣雖欲奮不顧身竭盡犬馬以  
報 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而臣曉夜以思  
垂盡微軀固不足惜萬一有誤 國家大  
事隕命喪身死有餘責臣自量危殆朝不  
保夕委是不能乘騎衝冒寒暑誠不敢輒  
言重任恐負使今盡棄前功晚節掃地惟  
陛下眷遇 恩憐保全終始保 臣致仕或依  
舊宮觀臣雖在林泉猶思結草臣無任戰  
慄之至

呂中 穆公奏議卷之三終

右奏 穆公文集序 官刊 播實中興

宋室恢復中原之本也 胡寅七策八惡罷

外今考七策與奏議相表裏先大父

名說南平尹



嘗言公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以雪君父之耻逆

知奸檜誤國深惡痛絕榜檜罪惡于朝而明仲

屬意會之乃亦罷歟抑會之執政世尊史筆檜

靖孫頃三世同領使職媒孽公短弗足盡信世家君閱宋

史憤歎不平命樂梓奏議并述實事庶覽者得

公之心推類亮察云

嘉靖庚子仲冬長至十三世孫呂樂稽首謹識